

谈意识流小说《海浪》中人物心理形象的塑造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甄艳华*

摘要:本文通过对伍尔夫小说创作理论的研究,指出伍尔夫所要倾力完成的是人物心理形象的塑造;她所关注的也是人物心理形象的丰满与否。文章同时还指出鲜活的心理形象亦有其生活原型,即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这是《海浪》人物塑造最显著的特点。

关键词:心理形象 人物塑造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作品《海浪》中刻画了六个主要人物,但这里强调的是,因为整部作品的抽象化,作者并没有用一个完整、详细故事情节将六个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而是通过一般意义上的人物描写来表现六种不同的人生,或者说是人生的六个不同侧面。借助人物独白,通过对他们感受的描写,我们看到了人的成长、成熟过程;看到了生命永恒循环的过程中,个体成长的不同途径;体会到了个体生命面对整体生命洪流时的激情与感触;看到了时间的飞逝与生命的脆弱,同时也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认识生命不息的强大力量的同时,体味个体短暂的一生。只有了解了《海浪》这种人物塑造的特殊性,我们才能领会本书深刻的哲理性主题。

1. 重在精神分析

与传统小说不同,《海浪》所展示的并不是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而是十分模糊、抽象的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伍尔夫不重视人物刻画;相反,从她对小说艺术的论述中我们发现她十分重视人物刻画,强调人物是“纷乱的叙述流的支撑点”(殷启平,2001:110),认为“所有小说都保持着一个要素,即人的要素;所有小说都着力刻画人物,这些人物像真实生活中的人一样,激发我们的情感。”(伍尔夫,2000:141)只是与传统小说不同的是,伍尔夫力争以隧道掘进的方式充分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追求一种内在的真实,这种内在的真实就是积累在人的内心深处而又不断涌现到意识层面上来的种种感觉印象。

在伍尔夫看来,一个人的存在就像是一个体验感觉的器官,从出生到死亡,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感觉体验的冲击。她在《论现代小说》(1919)中写道,“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碎的、奇异的、悠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解说的内在精神——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反常和复杂——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且尽可能少融入一些外部的杂质,这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肖四新,2003:208)

根据这一小说理论,伍尔夫在《海浪》的人物塑造方面所进行的尝试就在情理之中了。她着重反映人物的内在真实和主观感受,全书几乎毫无情节可言,更没有一般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那种坚实的基础与规定的情景,只有意识的波涛像汹涌的海浪一样此起彼伏。伍尔夫所要倾力完成的是人物心理形象的塑造,她所关注的也是人物心理形象的丰满与否。我们拿《海浪》中罗达为例,伍尔夫从未对她进行任何形式的体貌描述,然而通过罗达一系列的内心独白,一个悲观、胆怯,又有些神秘、焦虑、压抑、孤独,把生活看

* 甄艳华,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英语教学法,英美现代文学;通讯地址:哈尔滨动力区林园路4号哈尔滨理工大学(南区)外国语学院318信箱,邮编:150040。

作虎豹猛兽的女性心理形象便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我身上压着一种巨大的压力。如果不能卸掉那数世纪的重压，我就没法移动一步。无数支利箭将我射穿。蔑视和奚落将我刺穿。我，一个敢于挺胸面对暴风雨、甘愿被冰雹窒息而死的人，却被钉死在这个地方；无处藏身。猛虎扑了过来……我哭喊着，救救我吧。”（伍尔夫，2001：88）“我还不到二十一岁。我会被毁掉的。我终生都会被别人嘲弄。我会在这些男男女女中间像波涛起伏的大海中的一个软木塞似的被颠上颠下，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张抽搐的脸，都有一个撒谎的舌头。”（布雷德伯里等，1992：89）“而我，最讨厌人们嘴上的是非与毁谤，我只信赖孤独和不可抗拒的死亡。”（徐葆耕，2003：20）

2. 心理形象亦来自真实生活

尽管伍尔夫认为小说家的想象之光可以取代大量的细节描写，但是这主观的想象毕竟要以客观的事实作为铺垫，即小说只有在对大量的生活细节精心观察之后，才能摧毁并重组这些细节，然后才能迸发出想象之光。伍尔夫在《妇女和小说》（1928）中曾说过，客观经验对小说起着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譬如，假使康拉德当初没当成水手，那么，他的小说中的精华部分就会遭到毁坏。假如托尔斯泰没有当过兵并亲身经历过战争，那么《战争与和平》就会大为逊色。当然伍尔夫并不主张把实际生活原封不动地搬入小说之中，而是主张实际经验和主观意识相融合，经过提炼与浓缩，塑造出具有高度概况性，内涵丰富，性格复杂的人物。

那么小说家如何能塑造出这样的人物呢？伍尔夫认为，只有在小说家是一座深深的思想库和情感库时，性格微妙而复杂的人物才能被创造出来。

而伍尔夫本人恰恰是这样一座思想库和情感库，童年时代的记忆、奇特的教育、兄长的关爱、布鲁姆斯文学沙龙的熏陶、不同寻常的婚姻、敏感的灵魂、甚至包括那火山般猛烈爆发的疯狂，都成为她创作的源泉。

《海浪》中所塑造的六个心理形象都能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中找到其原形，他们之间终生不渝的友情就是这个文学沙龙成员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

首先，作家伯纳德、梦想者罗达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的化身。伍尔夫通过伯纳德想象出了一个会成为她的真实代言人的小说家或传记作家，或者说伯纳德就是文学的伍尔夫，他代表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公众之声。通过伯纳德，伍尔夫把自我的体验、家族的记忆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而罗达则是那个精神的伍尔夫，她代表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个人之声。通过罗达，伍尔夫探测到了自己精神的隐秘方面，人物罗达心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诱惑，即以完全服从的姿态将自身渗透到自然中——“我们要驰入那冲击海岸的浪涛，驰入那白沫飞溅在天涯海角的惊涛骇浪。”（张怀久，2002：140）“浪涛已经进碎；花束也已凋零枯萎，……我们会坠下去，海水会在我的耳边轰鸣，把我淹没在里面。”（李维平，1996：178-179）“我离开了路易斯；我害怕拥抱。”（福斯特，1988：177）“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去活的了。”（伍尔夫，2000：195）对于伍尔夫小说中的人物来说，投入大海、结束生命并非一件恐怖的事情，而是一次新的航程，一次向不死之海的自然回归。通过罗达之口，伍尔夫表达了放弃个体生命，追求永恒的愿望和决心——沉没在水中，这是小说家在其作品中反复描摩过的意象。最终，她用耀眼的生命为它涂上了最后一笔。

《海浪》中另一位人物路易斯其实就是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的化身。操着澳州口音的路易斯，身上带着苦难的烙印，那是异乡人受到迫害的遗产：“那是一个戴着头巾的男人用一把烧红的烙铁在我哆嗦的皮肉上烫下的烙印。”（伍尔夫，2000：79）斯泰恩曾经争辩说，犹太人受迫害不是因为种种既定的理由，而是因为他们的精神禀赋激起了别人的怨愤，看来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丈夫身上就察觉到了这种禀赋。

伦纳德·伍尔夫是犹太人，二战期间犹太人悲惨的境遇使伍尔夫夫妇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颤。一幅

照片曾引起伦纳德·伍尔夫的恐惧，照片上一队纳粹冲锋队员正拖着一个男人，他裤子上的纽扣遮布被扯开了，暴露了他是个施行过阴茎包皮环切术的犹太人。比那个犹太人脸上空虚的绝望神情更令他惊吓的，则是普通旁观者们那一张张笑嘻嘻的脸。伦纳德在自传里曾写道，自中学毕业后他便培养起“一种保护性的外表或者外壳，来掩盖不安、缺乏自信和畏惧，我终生都能够抑制住这些情绪却又无法摆脱掉这些情绪。”（伍尔夫，2000：98）于是小说中的人物路易斯像伦纳德·伍尔夫一样，也用讽刺性的举止来武装自己，掩饰他易为众人讥笑而受伤害的心理弱点。

《海浪》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珀西瓦尔。整部小说并无他的噪音，然而六个人物通过珀西瓦尔而结成的友爱，乃是伍尔夫对围绕索比·斯蒂芬（伍尔夫的哥哥）的回忆而聚集成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理想化。在索比的基础上，她创造出珀西瓦尔来充当友爱的英雄人物，一个世俗的救世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哥哥索比去世之时正在攻读法律，所以伍尔夫坚信，哥哥最终会成为“斯蒂芬法官先生”。（伍尔夫，2000：120）索比是一个观念保守的人，并准备加入到统治秩序中去。伍尔夫借人物伯纳德之口，通过珀西瓦尔这一形象倾注了对哥哥的哀悼：如果他活着，他会公正地对待因疾病而垂死待毙的人、孩子们和受骗的妇女们。“他本来应该是公正办案的。他本来应该是保护弱者的。等到了四十岁上下的时候，他本来是可以去撼动那些有权有势者的。”（伍尔夫，2000：211）这既是对珀西瓦尔，更是对索比的未来所给予的一种创造性的假设。通过索比与珀西瓦尔的虚构性结合而总结出来的道德理想，反映了克拉彭教派对包括伍尔夫在内的斯蒂芬家庭的影响。伍尔夫所向往的正是社会改革者典范的形象——一个不为权力本身的目的而寻求权力的公仆，一个精力充沛、智慧超群、人格崇高的救世骑士。或许，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珀西瓦尔就是20世纪30年代正在消失的一种标准的象征。

经久不渝和富于想象力，这是《海浪》所定义的高尚友谊的两个必备条件。六个朋友都活在彼此慷慨宽宏的想象中，他们不让婚姻、工作或其它差异来干扰友谊，这正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之间终身不渝的友情的写照。《海浪》是伍尔夫对这种不同寻常的友谊的颂歌，同时也是对哥哥索比的一首挽歌。

共同的思念把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之间的纽带加强了，斯蒂芬姐妹分别嫁给了精英成员克莱夫·贝尔和伦纳德·伍尔夫。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是凭借情感而存在的，它共同拥有某些价值标准：如重视友谊和举止风度；主张自由论坛；讲真话；对世俗舆论采取一种彬彬有礼的漠视；坚持反对一个由傻瓜统治着的市侩社会等。所有这一切都被伍尔夫融入到了作品之中，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这个曾给予了伍尔夫无尽的创作灵感与艺术熏陶的精英沙龙也因《海浪》而获得了不朽。

3. 不同的心理形象、迥异的人生态度

在《海浪》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塑造了六个没有姓氏的、形式化的人物，他们分别是伯纳德、苏珊、奈维尔、珍妮、路易斯和罗达，这六个人物在整部作品中并不具备鲜明的、活灵活现的个性，他们每个人的性格特征均呈现为程式化的、抽象化的、类型化的特征。每个人物的气质一旦形成，则终身不变。如，伯纳德像个热爱生活的作家，他相信言辞的力量，喜欢用各种各样的辞藻来描述世界；奈维尔崇尚理性精神，追求严谨的知识；路易斯心理自卑，但又深受传统的影响，具有极强的进取心；苏珊厌弃都市，向往自然，像个贤妻良母；珍妮喜欢社交生活，活泼，乐观，具有极强的肉体感受力；罗达羞怯而神秘，愤世嫉俗，喜欢孤寂，宣称自己没有面孔，试图遗忘自己的存在，而凝视彼岸的世界。将六个人物凝聚在一起的是一个神秘的、始终沉默、但又像影子一样始终存在于每个人意识之中的人物，这就是他们共同的朋友——珀西瓦尔。六个人物既代表了六种人生态度，又反映着人生的不同侧面。

参考文献：

1. 爱·摩·福斯特著. 戎大卫译. 弗吉尼亚·伍尔夫[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2.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 曹元勇译. 海浪[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3.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 瞿世镜译. 论小说与小说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4.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 石云龙等译. 伍尔夫随笔全集[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5. 李维平. 英美意识流小说[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6. 马·布雷德伯里等. 现代主义[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7. 肖四新. 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8. 徐葆耕. 西方文学之旅[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9. 殷企平. 英国小说批评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10. 张怀久等. 追寻心灵的秘密[M]. 上海: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吕志鲁、陈 雯、周 化)